

小亚细亚的天空下

土耳其自驾手记

文/图 孙怀谷

关于土耳其的传说很多，这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别的不说，仅是伊斯坦布尔作为拜占庭和奥斯曼两大世界性帝国王都的身份，别的城市就难望项背。但土耳其让人着迷的地方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众所周知，这里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在此铸造辉煌，那些古老的教堂和壮丽的清真寺记述着沧海的点点滴滴，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穿梭的船影，它们从古至今不曾停息，交织成欧亚非三块大陆最繁忙的文明通道。







异域狂奔

知道我要去土耳其游历，朋友都建议在异国选择BUS或是飞机作为主要交通工具，那样会比较方便。但对我来说，看站牌或是订机票远不如自己对着地图开车来得踏实。于是，在网上随便订了个当地的租车公司，匆匆踏上了小亚细亚这块古老的土地。

拿到车钥匙时好好看了一下租车公司提供的小车，雷诺的Clio，车子很新，却因为连日的阴雨让她蒙了一层灰，烟灰的车身看上去低调但质感鲜明。机场提车，穿越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区进入E60高速公路，天渐渐的好了，湛蓝的天上太阳轻易的射穿欧洲的空气直指地面。温度飙升。我的目的地是东部最大城市Van，按计划抵达Van以前我都是赶路的。实际路程似乎比我在国内预计的要短，1800KM的路程计划22小时跑完。E60是连接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的高速公路，大部分都是在丘陵地带，路面的起伏不是很大，但是欧盟其他国家的车辆在土耳其都开得非常快，目测应该有180—200公里每

小时，特别是一些好车，奔驰、陆虎更是彰其显贵。很少见到超级豪华的大车，事实上我在土耳其游历时没有见到一辆卡宴，在杭州的马路上这是很常见的车型。

E60擦着安卡拉的边转到了孔亚方向的国道，天也晚了，在一个小地方，我吃了进土耳其境内的第一顿像样的正餐，烤鸡翅囊饼和一些蔬菜色拉。有点像上海西藏南路夜摊上的烤法，一根扁扁的钢条上串着5—6个鸡翅中，连番茄和青椒也是烤的。就着囊饼蔬菜色拉风卷残云后国道变成了双向两车道，车速依然很快，我也不敢怠慢，担心被重型卡车追尾。觉得有点累的时候已经到了阿达纳的县城了，由于不喜欢城市的灯光，我选择了在一个安静的小加油站边上停车睡觉。拿出睡袋放平坐椅，戴上眼罩最后一个动作是看了一下时间，当地时间2010年2月11日22点06分。

被吵醒是因为我睡觉的地方占了货车的停车位置，边上的“擎天柱”把我这小家伙围在中间。继续赶路就又是蓝天白云伺候了，这时候MP3里的歌是蓝莲花，宽

阔的新马路，早春的田野点缀着散落其间的羊群。停下马来抽根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这片刻的宁静是旅途中的必须乐趣。

过了迪亚巴克尔，路变得有些糟糕了，泥泞的路面和高落差的悬崖让人不敢怠慢，当地车却如履平地的欢快。在翻过某个山头我遭遇了进入土耳其境内的第一个检查站，这也印证了我的推测——进入库尔德人的腹地了。本来就小的国道被铁丝网剖成了两半，对面山坡上的装甲车对着公路似乎随时准备开火，右边停着的是闪着警灯的福特全顺，看上去要温柔一些。可能是因为全顺在国内多见是中巴的缘故，看上去傻傻的憨态可掬。但此车又和旁边的士兵形成鲜明的对比了，绿色的战训服，红色的反光防弹背心，加上以色列产的自动步枪。冷峻的脸庞上胡子刮得很干净，一看就是很正规的在编军队。拿旗子的阿兵哥看了我一眼，瞳孔几乎放大了一圈，大叫：“来了大肚领导”我就奇怪了怎么全世界的领导都一个样呢。来自中国的我让他们枯燥的值勤一下子热闹起来，效果简直和天降仙女有一拼。护照传阅了一圈，问了三遍叫什么名字，问要喝茶吗？肚子饿吗？我不太适应这样的被重视，有些拘束。不知所措可能显得更有嫌疑了吧。领导走过来问及去Van干什么，能打开后备箱的盖子吗？“哇~这是什么？”经过他的检查，我找到了我和他们交流的连接点。从杭州出发前特意去西湖国际博览会的宣传处拿了很多关于杭州的宣传资料，背的时候感觉特别重，现在总算是能用上了。有英文的小册子是数量最多的，懂英语的必发，领导不会英语，但是人家有DVD，送2009西湖烟花大会光盘一张。领导很激动，本来端着的红茶赶快让手下接了去，搓了几下手，握手，拥抱，几乎感觉有点像官方的会晤了。看着关系有所进展，提出能不能合影的要求。

“当然可以啦，拥抱的都是朋友，为什么不行，你要和谁合影？”“能和大家一起合吗？”“当然了~~除了坦克！”

我这才发现刚才远在对面山坡上的钢铁大家伙此时就在我眼前呢，为了能在城市和乡间穿梭，坦克的履带被换上了橡胶的鞋钉，其他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就和中国坦克无异了。但这冷酷的战争工具还是将我从热情的拥抱中冷静下来，这里至于吗，路边就有坦克。不多想，赶快合影，免得领导变卦。后来才发现这几张照片是多





么的珍贵，这一路再也没有遇到能同意合影的领导了，再送小册子，DVD，连我自备的阳光利群烟都搭上了也都无济于事。

告别检查站官兵时近傍晚，一路急行，途经一座别致的古桥，桥身和城堡一样的以石头堆砌。查阅地图后发现桥下流淌的便是具有着传奇色彩的底格利斯河。战争几乎填满此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中下游流域。这里的人民是饱经战争洗礼的，也正是这样的河流哺育了强韧的库尔德族人。库尔德人是西亚的土著民族，相传是古老的亚述帝国的后人。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库尔德人分属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主要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的接壤地带，其聚居的山区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在土国，有1200万库尔德人，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库尔德人这种半独立状态让他们与所在国政府一直冲突不断。

险峻的山间检查站林立，景色再美也不能随便拍照片。索性一心赶路。直到夜色中灯光倒映的湖水把我从昏昏欲睡的暖气中唤出。哈着热气举着相机不知道在拍些什么。只是激动，因为看见Van lake，边上的灯光就是凡城(Van)了，那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快进城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各种检查，警察的检查和军队的检查此起彼伏。无需理由完全随性的喊停，然后检查。一切都在表明，我已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库尔德人核心区，这让我既兴奋又惴惴，很快，我就随着Van的车流混迹在市区的街头巷尾了。

库尔德游击队

凡城(Van)这个城市在村上春树的《雨天炎天》一书中有很生动的刻画，城市并不算大，但以早餐闻名于土耳其乃至全世界。带着蜂巢的蜂蜜让人看着就想咽口水，更别提能分出十多个种类的酸奶酪和酱橄榄了。香肠煎的嫩鸡蛋味道和中国差不多，红茶是我贯穿整个旅程不变的热饮，它又是土耳其的国饮。囊饼的搭配让精致的早餐落了实沉的底，舒服且回味无穷。这样的早餐在后来的旅程中再也没有享受到了，虽然在很多城市依然能看见餐厅打出的Van早餐的招牌，但其实质量大相径庭。

哈卡里与凡城相距100多公里，不知为何，我突然很想去那边看看。翻越海拔3350米的大山就差不多快要





到达这个位于两伊边境的边陲小城了。检查站又多了起来，据报道此地库尔德反政府游击队的活动很频繁。路时常隐没在迂回转折的峡谷中。偶尔能看见在山顶上飘着煮红茶的炊烟。据说，相比政府军，游击队要更好打交道。既已穿越万水千山到达此地，我不愿放过与真正的库尔德人“亲密接触”的良机，再三权衡后，我决定弃车徒步上山寻找库尔德反政府游击队的踪迹。

山很高，陡峭的攀登让我时而四肢并用，可见这被美国人定性为恐怖分子的人们生活也实在不易。刚到山顶，警觉的游击队员早已观察我好些时候了，我立刻成了他们的“俘虏”，荷枪实弹地围住我一问，这个爬了半天山正气喘如牛的家伙居然是个中国人，把游击队员们给乐得。一阵寒暄，当然说什么也没听懂，大致好像是他们一直在看毛主席的书什么的。随后就开始问我从哪里来啊？去哪里啊？多年的征战和山地的地形锻炼得库尔德游击队员们都瘦，也有可能是营养跟不上。73年出生的头儿看上去两鬓已经斑白，有些显老了。游击队员的武装背心并非防弹的，穿这个可能只是为了能多放几个AK47的弹夹。脚下有的穿着棉鞋，有的穿翻毛的，也有穿着类似解放鞋的胶鞋。胡子不是每天刮着

也不像每天能回家，吃的打在包里。头儿一定要把他的早饭分我一半。确定我真的吃过了还很饱，才执意要我喝了茶再走。我想我遇到的是真正的库尔德游击队了。激动之余还是有些腼腆，几句问候以后就没什么多余的话了。情急下我拿出带来的小册子，和他们比划着这是中国，是我的家。谈到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很漂亮，我要把土耳其都装进我的相机里，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看。说到这里头儿站起来要求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当然这里的沟通几乎都是用手比划的，这让我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我该走了，拥抱和握手是世界通用的礼节。我则是拱手告别，用中国古代大侠般的礼节拜别了坚忍的游击队员们。哥几个目送我下了山，走出一段，头儿又追下来嘱咐了些什么，看他比划的像是什么什么危险要小心之类。想着也无非就是政府军吧，我也打了交道，民族矛盾不影响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么。

回到大路上心情甚是愉快。哼着小曲让雪山间的道路也变得柔和，路边时而出现的小村里传来孩子们嬉笑的欢声，这一路我都感觉自己是明星了。

大山里的路是枯燥的，偶尔能看见的来车都会闪个



大灯打个招呼。路边出现一队政府军，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政府军会出现在路上。（一般政府军都只呆在堡垒或者是城市的营区的）后面还跟着两只很大的阿富汗犬和一只神气的黑背狼犬，军犬对车子都很好奇，径直朝车前跑来，我不得不一再的停车，等阿兵哥将它们唤回。队伍走得慢且拉得很长，打着招呼上去才发现最前面有两个士兵在拿着金属探测器探测着什么。当然了，这绝不会是什么考古作业。问了一下被告知前面没问题很安全。在前面的检查站证实了他们所谓的很安全是因为这种反坦克地雷要压力重于2.5吨才会引爆。汗啊，这叫安全？这才想起游击队头儿最后追下来比划的手势。我想他是让我当地雷！此后的路只要要在山区行驶，路面

柏油有松散的地方我是绝对没有勇气压过去的，宁可绕一下。

特殊的一天

最后去拜访的是在诺赛滨的朋友索罗门，一个在飞机上教会我很多土耳其语的朋友，虽然认识他没多久但他对我此次旅行帮助甚大。诺赛滨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小县城，和叙利亚的北部城市卡米什利交界，也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主要陆路口岸。因为叙利亚不是什么发达国家，所以也一直没有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什么重要的城市。当地人去叙利亚不是很严格但是叙利亚人要过来就得通过好些手续。和土耳其入关大门边上的黄牛聊天知道叙利亚人想来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怕他们过

来于是在边境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分了雷区。种类很多也分不清楚是什么种类的了，狗进去被炸死的事时常发生。这让整个地区看起来一片灰白，恰逢这天是2月15日，中国的春节大年初二，在当地是土耳其政府击溃库尔德人武装两周年，街上的店都关门了，买不到一个面包，黄牛也只是告诉我今天这个日子有点问题。呵呵，有什么问题就不方便说了。那么隐讳，更是激发了我想要探究的冲动，这天从杭州带来的压缩饼干帮了我大忙了。洗完澡才发现我的手机上显示使用的网络变成了SYRIATEL，有点意思。还有隔着国家抢话费的事情。

晚上8点左右听见一声清晰的炮声，接着第二声，第三声，再也坐不住了，拿着录音笔稳定一下情绪，走出宾馆大门。边境聚集了很多警察，表情严肃，装甲车来回巡逻，炮声是来自叙利亚方向的和土耳其没什么关系，但是警察还是劝诫我不能拍照否则会有麻烦。但没说不能录音啊。

很多讯息在看见索罗门后得到了印证。索罗门很好客，在当地也很有声望。以前是一个党派的主席，这让他看上去很不俗。很感谢他没有带我去什么公园，而是带我去了他朋友们长眠的墓地，伊斯兰教的墓地，肃穆而整洁，几乎是清一色的汉白玉石雕刻的墓碑和石棺错落有致。有整排的像烈士陵园一样的墓碑，仔细一看，这些人几乎是同一天去世的，1988年的4月1日，这让问题似乎已有了答案。看着索罗门凝重的眼神，我没有气力举起相机。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些年轻人为了理想而牺牲在某一场惨烈的杀戮中。在墓前，索罗门凝重地告诉我：至今仍有约1万人的库尔德人游击队活跃在东部的山区里，他们在为他们的事业而战。



伊斯坦布尔的夜晚

伊斯坦布尔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在国内感受过上海堵车的累；体验过北京二环的烦，伊斯坦布尔在堵车上与所有大都市如出一辙。车辆入城都得通过仅有的高速公路E60，于是绵延6KM的堵车长龙让穿梭于车流中的小贩生意兴隆。头上顶一堆饼的小贩吆喝声音像早上的广播，买整袋橘子的帅哥勤恳执著，连卖水的大爷都似乎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在车流中鱼贯而行，不输给现代文明半尺的距离。不知不觉间已是楼宇繁密了，这座拥有一千万人以上的欧亚国际大都市开始向我展示她的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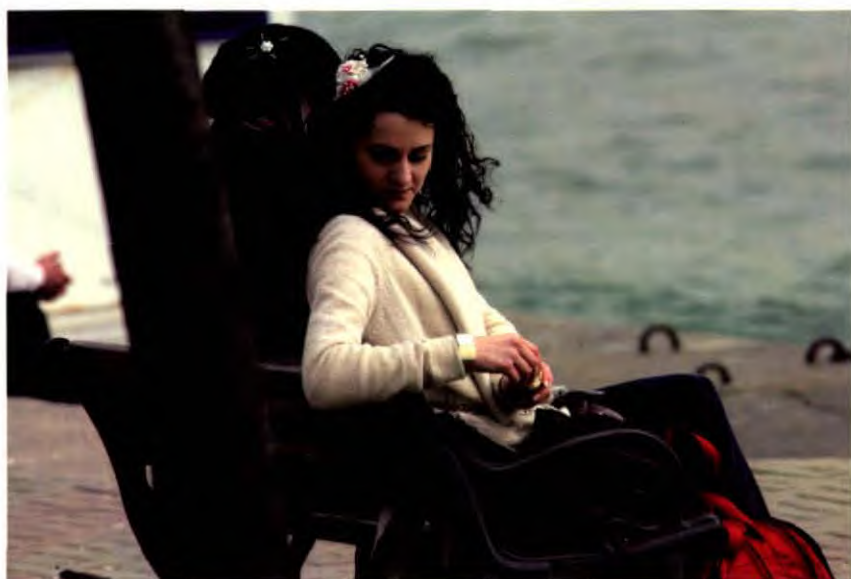
当我第二次进入伊斯坦布尔时已经是华灯初上了，能清晰地辨出城市建造在起伏的山丘之上，据说当年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为了和帝国的古都罗马城相呼应，选了这片有大量山丘的地方建都，自此伊斯坦布尔有了“七座山丘的城市”的别名。后来，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城后，又在每座山丘上建清真寺一座。由于伊斯坦布尔在中世纪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多的财富，该城被人们冠以Vasileousa Polis——众城皇后的美名。

时间有限，别人眼中不可错过的风景在我心里并不值得流连，无非是百度上能搜到的华丽图片而已。勿



忙还了车便一头扎进了亚洲区的老城——塔克西姆广场附近。老城的建筑有各个时代的特征，其本身就堪称一座东西式建筑的博物馆。从1348年由杰诺瓦人修建的加拉塔塔到巷子深处名不见经传的小饭馆都谱写着当地精湛的建筑史。星期六才出现的集市人声鼎沸，各种吆喝声充斥其中，精明的土耳其人总是喜欢把摊子摆到最大，热情的招揽可能会让人不忍离开，即使那只是很普通的咸菜。包裹严实的老妇蹒跚在起伏的人流中，除了商人，很少看见男人在市场里驻足，但集市的商品却囊括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地毯更是质优价廉。教堂和清真寺有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路口，豁然开朗的小广场让人心情愉悦。晒着太阳的人们总是手捧很土耳其的红茶互相问候。一些小教堂是鲜见观光客的，但窥其内部依然精致得让人屏息。各种教派在自由的伊斯坦布尔汇流交融，互不干扰。

听说伊斯坦布尔曾经想与北京争2008奥运主办城市，这让我觉得有点诧异。原因来自老城的夜晚。跟团去的朋友可能会在到达后收到导游的口头警告，“在晚上不要独自进入老城，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刚从戒备森森的东部回来的我才不管那么多讲究呢。不知死活的一心想去拍老城的夜景。扛着脚架走过“小姐”和同性恋云集的道路，让我看起来像个不经世事的男孩。虽昂着头，但穿过站满纹身男的纯爷们儿酒吧还是感觉有点头皮发麻。大麻的气息让人恶心，“小姐”的脂粉被烟雾和疲惫搅成



泥状糊在脸上，穿过这些黯淡的角落就是昏黄的伊斯坦布尔老城了。昏黄是我给老城的定性，色彩加上陈旧的建筑，墙灰早已剥落裸露出坑凹的红砖。黄色系的路灯和若隐若现的路人相得益彰，坡度的街道让偶尔迂回其间的车辆如同出现在中世纪的深巷般的神奇。选好位置准备拍摄的当口，引来了一群小混混，是来要钱的，来者不善，英语在当地也属于外语，我全当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唯一的办法是装傻。十七八岁的年纪让自由过度的老城年轻人早已学会了使坏。拿手挡着镜头，不让拍摄，甚至还有伸手拉脚架的，场面一度很混乱。其目的还是为了要钱。这些招数在与他们年岁相仿时我已玩得淋漓尽致，现在居然用在我身上。我找到年长的头儿交涉，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拍照片。民族情绪很快占了上风，看了照片后他们惊叹自己的家园居然如此美

丽。我马上递上香烟以糖衣炮弹攻击，搞定了这些碍手碍脚的家伙。抽着烟年长些的孩子提醒我：这里很乱，抢劫的很多，并强调了一下是真正的抢劫。这让我开始考虑回程路线怎么才能安全。警车会在大路上每5分钟巡逻一圈，这让人略感安慰。徒步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宾馆。躺在床上翻看拍回来的片子如数家珍。当然，在那个路口得到的照片也是当晚最精彩的收获。

几天后我搭上了回程的土耳其航空T027航班。12个小时没有一丝睡意，15天的游历并不能全面的了解一个国家，但正如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搭车的瑞士小两口、Van的早餐、索罗门的风衣、博德鲁姆的豪华游艇会、伊兹密尔的渡船等等，他们留给我的，是对土耳其共和国深刻的记忆，其中自然不能少了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当然，还有库尔德战士那一张张生动的脸。

